

目錄

第一章

北京城營建中的「禮」：權力與秩序

- 一、方形城市的奠基：遼、金、元遵從「漢禮」 / 〇〇四
- 二、明朝四修北京城：突出了都城的權力意識 / 〇二六
- 三、明築清修：清朝「悉仍前明之舊，第略加修飾而已」 / 〇四一

第二章

城市經緯：街區坊巷的形態

- 一、元大都的街道、坊巷與胡同 / 〇五一
- 二、明清時期北京城的街道及其管理 / 〇六一
- 三、明清時期北京城的坊巷與社區 / 〇六七

第三章

空間的伸展：商業文明對城市的形塑

- 一、佈局：商業空間在都城的伸展過程 / 〇九一
- 二、滲透：商業空間對北京社會的影響 / 一〇一
- 三、共軛：商業空間與城市文化場所的結合 / 一〇九

第四章

出入廟堂：文人官僚的京城生活

- 一、出入宮門 / 一二五
- 二、文人聚會 / 一四二
- 三、廠甸訪書 / 一五三
- 四、訪求古跡 / 一六七
- 五、郊坰野遊 / 一七六



第五章

構屋與安居：風尚與習俗的規制

- 一、風水觀念中的宅邸選擇 / 一八五
- 二、屋宇之制與治宅風尚 / 一九八
- 三、經典住宅：老北京的四合院 / 二〇六

第六章

園居：踐行人與自然的交流

- 一、遼金元時期的私家園林遺址 / 二二七
- 二、明代京城的別墅與花園 / 二三五
- 三、清朝的京城名園 / 二四四
- 四、「園癡」與園林之勝 / 二五五
- 五、園林的人格化、立言與寄情 / 二六二
- 六、「歸田」：與大自然的交流 / 二六九

參考文獻

- 一、古籍史料 / 二七八
- 二、今人著作 / 二八五

後記 / 二九〇

北京城營建中的「禮」： 權力與秩序



《禮記》：「樂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禮者，天地之序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克己復禮。」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「人文」所強調的「人之道」，首先是「禮」，「禮」始終處於核心的地位。《禮記》曰：「樂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禮者，天地之序也。」它不僅可以「教化天下」，且天地萬物無不在「禮」所營造的秩序中。自先秦孔子的「齊之以禮」，到宋儒程頤的「天下成其禮俗」，闡述的都是同一認識。而我們對人文北京的闡述，也將從一個「禮」字開始，因為北京城的建造就是一個「禮」的思想在現實空間的複製。

北京，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古都，經歷了漫長的文明歷程，早在十六國及北朝時期，就相繼有匈奴、鮮卑、羯等多個少數民族以此地為治所。五代時期，沙陀人又在此相繼建立起後唐、後晉、後漢三個政權。在北方長期戰亂中，它始終處於歷史文明的旋渦中，將中華文化的多元因素卷入其中。明人劉侗、于奕正說：「（北京）地從石晉割後，不隸中土六百餘年，而遼、金、元遞都之，故奇跡異聞，事多三史。編中為表舊事，不盡刪削，退夷進夏，深用憮然。」¹清人周家楣、繆荃孫在《順天府志》中亦有相同的認識，曰「溯遼、金肇都，猶沿唐藩鎮舊城。元、明以降，規體增廓」²。至清代又有修補，所謂「明築清修」即是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上述活躍在北京這塊土地上的多個王朝中，除了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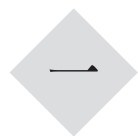
王朝為漢人建立外，其他王朝的統治者多為北方少數民族。而且，經宋、遼、金、元的政權對峙與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朝代更迭，燕京的地位急劇上升，由少數民族政權的陪都和都城變為了全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。

因此，通過對北京城建設過程中的歷史文化的考察，我們將不難發現，歷史上的動盪多變與邊緣地位，造就了北京這一地域文化的包容性，特別是在融入了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滿族以及漢族等多個民族的文化元素之後，北京已成為南北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乃至開始接受外來文化的中心，凝聚了獨特而厚重的歷史文化。

不過，有一點尚需指出，在北京城體現的多層次多內容的文化中，儘管各個民族的差異性依然存在，但同一性卻是主流，即北京城體現的仍然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髓，其人文內涵追逐的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。對於今日的北京城而言，儘管代表傳統城市特徵的城牆與護城河已經風光不再，而棋盤式的街道、縱橫交錯的胡同、青磚灰瓦的四合院、盡顯自然風光的園林，以及茶館、會館、祠廟、鐘鼓樓、牌樓、牌坊等，都依然展示著它們已經物化的人文內涵，依然訴說著綿延不盡的歷史故事。而我們的敘述也將從儒家文化的「禮」展開。

1 劉侗，于奕正·帝京景物略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0：6·

2 周家楣，繆荃孫，等·光緒順天府志：第1冊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1·



方形城市的奠基： 遼、金、元遵從「漢禮」

在中國古代社會，圓形的天與方形的地，構成人們最基本的形態觀念，因此有了祭天的圓形天壇祈年殿，又有了祭地的方形地壇。而與地相關的，還有方形的井田、方形的房屋、方形的城池。可見這種方塊形狀的土地形態，就是人們最理想的居住空間，而形成此觀念的源頭則來自儒學的周禮。《周禮·考工記》有云：「匠人營國，方九里，旁三門，國中九經九緯，經塗九軌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後市，市朝一夫。」對照周禮中的營國元素，這種方形城市的形態不僅常見於漢人建立的王朝，也同樣為古代中國北邊的少數民族王朝所接受並遵循著。

今天，我們講到北京城建都的歷史，通常總要從 1153 年金朝肇建中都說起，由此，北京城作為都城的时间便有了 860 餘年的說法。但這對於對北京城有著重要貢獻的契丹遼人來說，明顯有失公允。事實上，遼人不僅先於女真人半個世紀就已經建都幽州（北京），而且其城建工程已然成為金朝建都的藍本。而在元、明、清三朝中，有關北京城建的敘事，也無不從遼朝開始。

〇 遼朝燕京城

在契丹遼人建都之前，北京曾以古城幽州聞名，而幽州自古就是一個



軍事要地。有記載曰：「幽州在渤、碣之間。」¹「其地負山帶海，其民執干戈，奮武衛，風氣剛勁，自古為用武之地。」¹早在漢代幽州就有州刺史派駐，唐朝時其依然為軍事重鎮，曾經是盧龍節度使的管轄區，有過昔日的輝煌。五代時，後晉高祖石敬瑭藉助契丹人的軍事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割據政權，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，石敬瑭不惜以割地稱臣為代價，將幽州在內的「燕雲十六州」一同割給了契丹人。於是，遼朝擁有了幽州。

據《遼史·地理志》、《金史·地理志》以及《析津志輯佚》等文獻記載，會同元年（938年）冬月，遼主耶律德光升幽州為「南京」，又曰「燕京」，府曰幽都。這一年當是遼朝奠都幽州的開始，也是北京成為都城最早的年份記載。而後 70 餘年，遼聖宗開泰元年（1012年），契丹人改幽州府為永安析津府，幽州城修建的歷史也始於這一時期。因此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，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當始於遼朝，即從 938 年算起，或者可以說，北京作為都城至今已歷經千餘年。雖然，遼朝在幽州所建的南京城不過是遼國五個都城中的一個，但遼朝在幽州建城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視，更不容抹殺的。

在史籍的記載中，遼人雖為契丹族，注重保持其固有的民族習俗，但卻始終把黃帝、炎帝視為本民族的祖先，在文化上也追求並踐行著「學唐比宋」的方針，尤其表現在以中原文化命名城市和規劃城市上。其南京析津府就是依照漢俗儒風，「取古人以星土辨分野的辦法，以為燕分野旅寅，為析木之津」²。而且，在遼朝設置的五個京城中以南京析津府最大，其城址在今北京市西南。

遼朝都城的遺址今天已不復存在，但遼的析津府是建在古城幽州的基址上的，在今北京城的西南。據《遼史》云，城中東北隅有燕角樓，此即

1 脫脫·遼史：卷 37·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：487。

2 熊夢祥·析津志輯佚·北京圖書館善本組，輯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：1。

今廣寧門內之南北煙閣胡同。以地勢言之，則遼城即唐城也。¹茲採集清人的各種相關考證及記載，羅列如下：

遼之故城即因唐藩鎮城之舊，其地在今城西，偏及郊外地，今琉璃廠在正陽門外，而乾隆間得李內貞墓誌，稱其地為燕京東門外之海王村。又今黑窯廠在永定門內慈悲庵，而今存遼壽昌慈智大師石幢，亦稱為東京。北盟彙編：郭藥師襲遼，由固安渡盧水，奪迎春門，陳於憫忠寺前。是遼東門在憫忠寺之東，慈悲庵之西，界址規模，略可想見，若後人所謂蕭太后城，即遼之故城，並非別有一城也。²

唐采師倫《重藏舍利記》謂：智泉寺，在子城東門東百餘步，大衢之北面。景福《重藏舍利記》曰：大燕城內地東南隅，有憫忠寺，門臨康衢。而金人記土地廟，在北門內道旁路西。以此度之，則今外城之西南，乃金代內城之東北也。蓋金代內城在今西南，元人別建北城，南城當時即毀。故元遺山詩注云：大安殿基改為賣酒樓，今則益不可問矣。然如宣武門外有所謂老牆根者，正在土地廟之北，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。而爛面胡同近金城東面，其西南二面則在城外。《呆齋集》所謂梁氏園，在京城西南五六里，其外有舊城，號為蕭太后城者，即是也。余嘗徘徊於天寧寺左近，以大路考之，則昔日街衢之跡，猶有可驗。又廣渠門內外土中，古磚累累。元瓷片隨錘而出，琢為帶板、畫軸頭等物，至今未已。且多琉璃瓦，疑是殿基也。

乾隆中，琉璃廠窯內得遼李內貞墓誌，知廠地在遼名海王村。按：海王村亦名海王莊，見《金史·后妃列傳》，在城東三里。³

觀王秋澗《復隍謠》云：煬城咫尺不劃去，適足囊奸養狐虺。又云：

1 震鈞·天咫偶聞：卷10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：222·

2 周家楣，繆荃孫，等·光緒順天府志：第1冊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4·

3 震鈞·天咫偶聞：卷7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：172-173·



禁軍指顧舊築空，郊遂坦夷無壅隔。夫曰煬城，則其為海陵之城明矣。秋澗此作，在至元二十五年。其後大德八年，虞伯生《遊長春宮記》猶云：燕京故城。又云：長春宮，壓城西北隅。是足為遼城猶存之證。若金城則長春宮居其正北矣。又明徐中山令指揮葉國珍計度南城，南城至明初尚在，則是遼城未全毀之一證。又明人記梁家園外有廢城者，亦即此城也。故今宣武門外迤西，有地名老牆根，此亦即遼城之基之東北隅也。¹

清人的多方考證都旨在證明，遼朝的南京城是建在古幽州的基址上的。所謂蕭太后城，即遼之故城。遼之故城即因唐藩鎮城之舊，其地在正陽門外、城西的琉璃廠一帶。另外，又有劉定之遊梁園記曰：

梁氏園，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，其外有舊城。舊城者，唐藩鎮、遼、金別都之城也。

並記載，由於元朝遷都稍東向，舊城東半部入於朝市間而全無蹤跡：而西半猶存，號為蕭太后城，即梁氏園所在也。其城僅存土。²

而且，清人同時考證出，遼人建的南京析津府要比幽州城大些，「幽州城周二十五里」，而遼的南京城「城方三十六里」³。這在說明遼朝建立的南京析津府是一個標準的方形城市的同時，也佐證了古城幽州也是一個方形城。

此外，南京析津府的城市空間自內而外由宮城（大內）、皇城、內城、子城四部分構成，其樣態有這樣的記載：

城方三十六里，崇三丈，衡廣一丈五尺。敵樓、戰櫓具。八門：東曰安東、迎春，南曰開陽、丹鳳，西曰顯西、清晉，北曰通天、拱辰。大內

1 震鈞·天咫偶聞：卷10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：223·

2 孫承澤·春明夢餘錄·卷3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2：21·

3 吳長元·宸垣識略：卷1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：8；周家楣，繆荃孫，等·光緒順天府志：第1冊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429·

在西南隅。皇城內有景宗、聖宗御容殿二，東曰宣和，南曰大內。內門曰宣教，改元和；外三門曰南端、左掖、右掖。左掖改萬春，右掖改千秋。門有樓閣，球場在其南，東為永平館。皇城西門曰顯西，設而不開；北曰子北。西城巔有涼殿，東北隅有燕角樓。坊市、廡舍、寺觀，蓋不勝書。其外，有居庸、松亭、榆林之關，古北之口，桑乾河、高粱河、石子河、大安山、燕山——中有瑤嶼。府曰幽都，軍號盧龍，開泰元年落軍額。統州六、縣十一。¹

根據上述記載，遼燕京城的城牆高三丈，寬一丈五尺，有八個城門。在方三十六里的空間內，不僅建有大內（宮城），其宮室各有匾額，曰永興、曰積慶、曰延昌、曰彰潛、曰長寧、曰崇德、曰興聖、曰敦睦、曰延慶、曰長春、曰太和、曰延和等，而且還有坊市、廡舍、寺觀。

但是關於遼的南京城還有另外一種記載。

遼人宮闕，於內城外築四城，每城各三里，前後各一門，樓櫓池塹一如邊城。²

這裏所說的「內城」應該是指「城方三十六里」之城，而外築之四城，當為拱衛內城之「子城」。「子城」空間不大，「各三里」，卻「樓櫓池塹一如邊城」，足見「子城」的戰略防禦功能，其「前後各一門」則進一步說明了「子城」在護衛城市中的作用。

此外，值得強調的還有城中的社區，即城中設坊。遼代「城中凡二十六坊，坊有門樓，大署其額，有鬪賓、肅慎、盧龍等坊，並唐時舊坊名也。居民棋佈，巷端直，列肆者百室」，「南京戶口三十萬，大內壯麗，城北有市，陸海百貨聚於其中。僧居佛寺冠於北方」，「至夕，六街燈火



圖 1-1 天寧寺塔（清末）

圖片來源：三本贊七郎的攝影作品《北京》（1906）。

如畫，士庶嬉遊」。¹繁華之象依稀可見。這些坊區分佈在皇城周圍，從文獻中可以確定方位的有歸厚、顯中、棠陰、甘泉、時和、仙露、敬客、銅馬、奉先等九坊。坊內的一些寺觀一直留存到今日，如現在的法源寺即當時的憫忠寺，現在的天寧寺塔即是當時天王寺內之塔。

總之，在遼人留下的不甚清晰的記載中，我們依稀能夠看到的是，契

1 脫脫·遼史：卷 40·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：494·

2 于敏中，等·日下舊聞考：卷 37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5：588·

1 江少虞，宋朝事實類苑：卷 77·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：1011；于敏中，等·日下舊聞考：卷 5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5：69；脫脫·遼史：卷 17·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：198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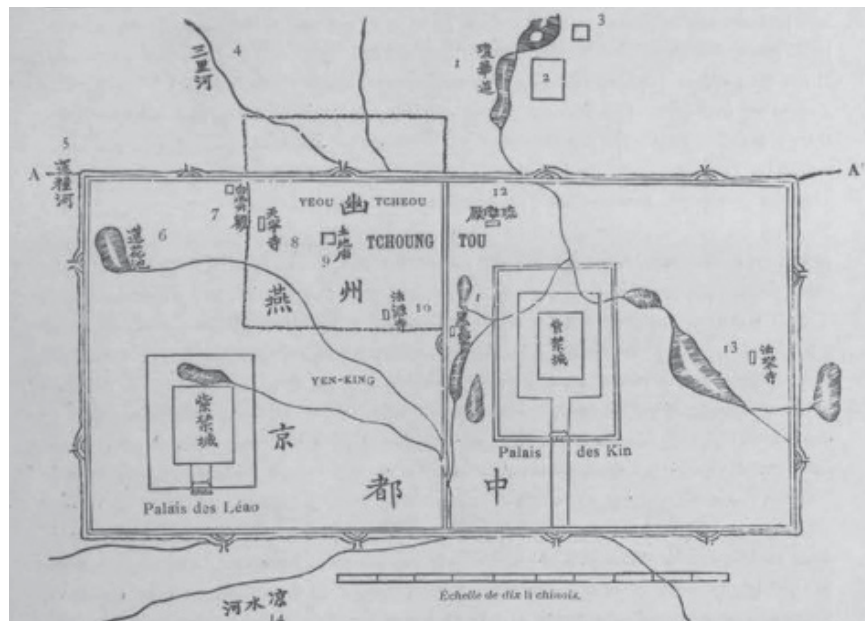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-2 北京城市變遷圖 (先秦一元代)

圖片來源：Alphonse Favier. Péking. histoire et description. 1897: 3.

丹人在幽州城的舊址上建立的是一個漢制的都城，方形形態、宮室建制、坊市廟宇，以及 30 萬人口聚居在坊內，其空間形態將一個漢文化的都城要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。

○ 金中都城

金王朝為女真族所建，最初的都城在會寧府（今黑龍江省阿城縣南白城子）。公元 1125 年，金朝在政治及軍事上取代遼朝後，其社會的文明推進卻遠不及其軍事征服來得迅猛，至其第三代皇帝熙宗時，國家對城市的建設仍然沒有重視起來，國無城郭，民且星散而居。

金志：國初無城郭，星散而居，呼曰皇帝寨、國相寨、太子莊。後升

皇帝寨曰會寧府，建為上京，遼上京改作北京。城邑、宮室，與中原州縣廡宇制度，極草創。居民往來無間，自前朝門至後朝門，皆出入之路，無禁。孟春，擊土牛，士庶老幼咸觀於殿側。¹

金朝的這種狀況，在海陵王時得到改變。海陵王名迪古乃，字元功，漢名完顏亮，為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庶長孫，完顏宗幹次子，母大氏。皇統九年（1149 年）十二月，完顏亮弒熙宗上帝位，十二年後，在南征途中又在內亂中被部下殺死。他以殘暴、嗜殺、荒淫而聞名後世，死後又被貶為庶人。但在金朝歷史上，完顏亮卻是一位有著「撼搖霹靂震山河」氣魄的皇帝。他的作為不僅體現在嚴肅吏治、完善中央集權等改革方面，更值得稱道的是，他對北京城的建設。

天德三年（1151 年），完顏亮以上京闕在一隅，而燕京乃天地之中為由，下令遷居燕京。兩年後，即海陵貞元元年（1153 年），以「燕」乃列國之名，不當用為京師名為由，改燕京為中都，府曰大興，改汴京為南京，中京為北京。大興府領節鎮三，刺郡九，縣四十九²，並開始擴建中都城。

完顏亮是個漢文化功底甚深的女真人，他能詩善文，經常儒服雅歌，喜好與遼宋名士品茶弈棋，一道談古論今。他仰慕中原的文化制度，在政治上大批起用渤海人、契丹人、漢人，以延攬人才，擴大政權的基礎。而他在漢化上邁出的最大一步，就是將諸宗室親族及其所屬諸猛安³盡數遷至中都。與此同時，他仿漢制擴建中都城，更是在中國城市建設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。

1 熊夢祥·析津志輯佚·北京圖書館善本組，輯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：112。

2 脫脫·金史：卷 5·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：115；脫脫·金史：卷 24·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：572。

3 猛安，是金朝軍政合一的社會基層組織編制單位及其主官名稱之一。



金中都城址建於遼燕京之上，在元代尚可找見其遺址。¹而且，元朝將金中都稱作南城。但是，隨著明朝外城（南城）在嘉靖年間的修建，金中都遺址亦不見於今日。而元朝將金中都遺址稱作南城，也間接地告訴了我們，遼金都城在元大都的南面。對此，清人朱彝尊、于敏中等根據諸多前人志集、文集、碑刻所記，並以當時尚且存在的地面建築遺跡參稽互證，考證出，元朝稱為「南城」境內的憫忠寺、昊天寺在今宣武門之南，與廣寧門相近。當時城外的白雲觀西南的廣恩寺，是遼金時的奉福寺，距西便門尚遠。而根據金人的碑記，這些寺都在中都城內。還有，在正陽門外的琉璃廠，可以在遼人的墓碑中找到其歸屬的位置，其地當為燕京東門外之海王村。對此，清人孫承澤的考辨尤其清晰。他說：

若夫金城，今惟八里莊西，地名十里河東岸有廢城，以準望計之，此為海陵故城，正與圍七十五里之廣輪相准。此外，永定門外舊有九龍岡，土岡回環，此金城東南隅也。蓋金之城，其西北直包今釣魚台（金名同樂園），東北包今西苑（金名萬安宮），而西南包今豐台，東南抵南苑矣。若元城，其東西與金城同，北則抵今北頂，包黃、黑寺於內；南則止及今兩長安街而止。至徐中山改縮其北面，永樂又展其南面，是為今城。自朱氏《日下舊聞》及吳氏《宸垣識略》，皆不能詳指遼、金、元故城所在。故考古者，遂茫無頭緒，直等諸殷土芒芒而已。余嘗於暇日走都城西南，遍搜遺跡，歸而發書證之，如是者非一日矣。一旦天啟其衷，恍有所悟，亟援筆而成。是圖推之於遼、金、元、明四史，旁及諸家之說，廣徵博考，無不悉合。今而後如出喉鯁，大快人意，亟登之此書，以資佐證。²

代表官方的《日下舊聞考》亦曰：「遼金故都在今外城迤西，以至郊



1 金末，蒙古軍攻佔中都城，金中都被毀，經考古發掘，得金水關遺址，並認定此水關應該毀於元代中晚期。水關遺址曾在1990年被評為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。

2 震鈞·天咫偶聞：卷10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：223。

外之地。其東北隅約當與今都城西南隅相接。」元朝的所謂「南城」即在明清北京城的西南，為「唐幽州藩鎮城及遼金故都城也」¹。這也可以視為金中都建在遼燕京舊址之上的明確記載。

對於中都修建事宜，完顏亮十分重視，先是命人繪製京師宮室圖，交予左丞相張浩等按圖增廣燕城。張浩為遼陽渤海人，在遼太宗時曾奉命提點修繕東京大內，入金後，再次受命於海陵王完顏亮。從文獻記載看，張浩修建中都城，是在原「燕京舊城周圍二十七里」的基礎上改造並擴建的，這應該就是內城。而除了張浩之外，受命修城的還有左右丞相張通古、蔡松年等。從他們修築的中都城中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點：

首先，中都城繼續沿襲了方形城池，以及在內城中修建宮城，內城外建子城、外城的空間格局。

清人根據《元一統志》考證說：「金蓋因遼舊城展拓其東北隅，當與今（清朝）都城西南隅相接。」此為一說。又根據《金史》蔡珪、劉頰二傳，「海陵築城時，於遼故城之東南二面，皆大為增廣」²。此又一說。而宋金的文獻也大都證實了清人的考證，所謂「金天德三年展築三里，見析津志所引金蔡珪大覺寺記」³。金中都共周三十里，樓台高四十尺，樓計九百一十座，池塹三重，此為金中都城內城。城門「十二，每一面分三門，一正兩偏焉。其正門四旁皆又設兩門，正門常不開，惟車駕出入，餘悉由旁兩門焉」⁴。

由此可知，金人在修建中都城內城時，以受阻河道之故向東面擴展是可以確定的，擴展三里許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只是無法確定擴展的方向是向

1 于敏中，等·日下舊聞考：卷37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5：589，590。

2 周家楣，繆荃孫，等·光緒順天府志：第1冊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6。

3 吳長元·宸垣識略：卷1·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：9。

4 徐夢莘·三朝北盟彙編：卷244·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：1750。